



越过山去

〔日〕
大出哲
— 著 —

陆小晟
— 译 —

寿美子哲

やまこえて



寿 美 子 哲
越 过 山 去



〔日〕大出哲 著

陆小晨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寿美子哲,越过山去:汉、日/(日)大出哲著;
陆小晟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5
ISBN 978-7-5495-8927-2

I. ①寿… II. ①大… ②陆… III. ①纪实文学—
日本—现代—汉、日 IV. ①I31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3665 号

出品人:刘广汉

责任编辑:阴牧云 谭思灏

校 译:何译承

装帧设计:朱赢椿 小 羊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31260822-882/883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787mm×1 168mm 1/32

印张:12

字数:200 千字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5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无知，以及因“妻强力忍顺而致的懈怠”，病难沓来之时，我却坐失时机，决断一直屡屡迟延。

全部都是为时已晚，为时已晚。我的妻，不得不忍受了加倍的苦痛，不得不提前独自踏上旅途。妻的脸却满是笑意，“爸爸，感谢呢。越过山去，越过山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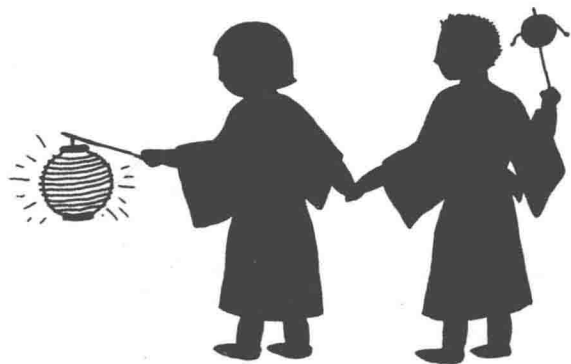
無知と「妻の忍耐強さへの甘え」のゆえに、私は重大なサインを見逃し、決断を遅らせることがしばしばであった。

すべてが後手、後手となった。そのため妻は、数倍の苦痛に耐え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し、旅立ちの日も早め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にもかかわらず妻は、笑くほを浮かべて、「おとうさん、ありがとう。山こえて、山こえて」

就这样重复地说着，越过了最后那座山。

忆念着妻离去的身影，我祈愿：

“如果世间真有所谓命定的天年，而我却不能完寿的话，请宽宥我。越过山去，越过山去，请继续鼓励着我。我要牵着你的手，一直到越过，越过我们最后的——那座山。”



と繰り返しながら、最後の山をこえて行
た。

その後ろ姿を思い浮かべながら私は乞う。

「もし天寿というものがあつたらば、それを
全うさせえなかつた私を赦してくれ。そして、

山こえて、山こえて」と励まし続けてくれ。

お前と手をつないで、最後の山をこえる日ま
で。

越过山去 越过山去

很多的山 已经越过

若是越过最后那座山呀

那红色提灯里

那摇曳的光

正被你守护

我们手牵着手

越过山去

山こえて山こえ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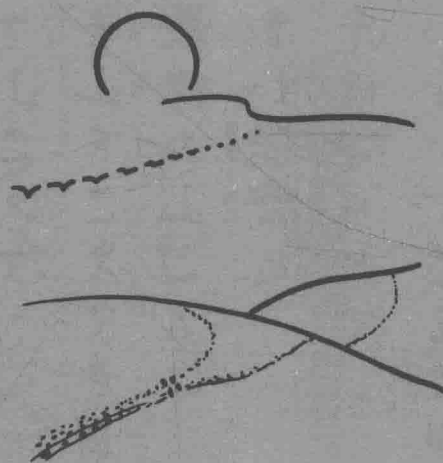
いくつも山をこえてきた

そして最後の山ごえは

お前の赤い提燈ちようちんの

ゆれる光に守られて

お手々つないでこえてゆく



札幌站西口出来看得见纪伊国屋书店的那条路，就是大丸百货对面的那一条，一直向西走，大约十多分钟吧，就可以看到绘本的著者大出先生的家。独栋二层，外观非常朴素，墙体内嵌着大大的彩画玻璃十字架，仿佛一间小小的教会建筑。屋外蛮大的一个四方庭院，同小楼比肩般地沿街并立，院内的树、花草、卵石垒起的形态各异的石堆经由先生的命名，也各自拥有了灵魂，投入地注视着往来的路人。

房屋和庭院其实出自先生自己的设计。很多年前我去日本读书时，导师为我办了一个欢迎的聚会，地点便是在先生的家中。那时我的日文十分简陋，自然先生便开始分担了导师的工作，一周固定的两次讨教到之后涵盖人生所有问题的随讨随教，先生就这样成为了我的恩师，而这本绘本便是参加“小稚音乐追思会”时的礼物。

先生早年读的是建筑，之后罔顾家人反对转读神学，再后一门深入专攻西方中世教会哲学，博士修了后赴德留学。留学期间又入修道院三年，主修拉丁文，返国后在大学任西洋哲学方面教授至六十五岁时荣退，是日本著名的研究尼古拉斯－库萨（Nicholas Cusanns）方面的权威，也是尼古拉斯－库萨的主要作品《知之某种无知》《隐秘之神》《可能现实存在》《神学纲要》之译者。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先生和他的妻寿美子相遇。其时的两人都是少

年，妻比先生大一岁。因为数日未有进食，先生正委顿在学校植物园的长凳上无力行走，妻担心地过来问候，说了他们之间的第一句话。之后先生辗转东京—札幌—德国，寿美子留守札幌，异地十多年。一九五五年，他们结婚。是不是因为妻虔信天主教的原因，先生转而去读神学了呢，之前一直想问的，先生也未曾说过，也许真是这样也未可知。

婚后妻尊先生为“爸爸”，有爱娇的意思，先生则乐担父职称妻为“小稚”，意思是柔弱如雏鸟般的，也仿佛像他的爱女。结婚第五年，因多发性风湿关节剧痛，小稚入院治疗。之后，病难如影随行，从未停止过与他们夫妇的争战，绘本中附上的先生手书小稚病历可以见证他们夫妇与病难苦战恶斗的场景。一九八二年，小稚终因“两上肢机能显著障碍并两下肢机能全废”，开始病卧、轮椅的生活，日常基本依靠先生的料理。对于妻的看护，除去外出工作时家中会延请一位护工照看外，先生从未假手他人。这个绘本便是先生手书手绘的他 and 妻小稚的故事。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从无丧胆。日常说过的话，写过的诗，夫妇的相遇相知，小稚的娇嗔任性，病重时夫妇忍耐中混杂着的无力和软弱，以及暂短和先生告别、越过山去、去往山的那一边的妻子。“山的那一边”，常识的意义上我们称作死亡，但在先生和小稚那里却只是一个需要翻过去看的世界，没有时不我予的哀愁，有的只是一个“许多幸福的梦 / 可以寻见”的世界。

周作人说，日本仿佛善于用优美的形式包藏深切的悲苦。也许是吧。这个优美的形式在小稚和先生这里，像是一个审美的意趣，其间包藏的

悲苦，或不过是人生原本就有的面目，并无意志力可以拦阻他们夫妇过一个审美的人生。

越过山去 越过山去

很多的山 已经越过

若是越过最后那座山呀

那红色提灯里

那摇曳的光

正被你守护

我们手牵着手

越过山去

这本绘本是先生给妻，夫妇病难中一直鏖战在最前线的小稚的礼物。排序基本是按照先生为小稚的制作书序排列（编注：绘本原稿上先生署以“志麻木琢郎”的笔名），绘本后面附录的文字则是先生在其友人办的《INTEL 牵绊》上写的文字。这份手工装订的刊物只限于先生及数位老友间的传阅，他们彼此贡献自己的回忆。先生根据自己记录的妻的病况日志，在这本从未公开的刊物上写了很多关于妻的文字，这里译出的只是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一九九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他们夫妇在一起的最后三十三天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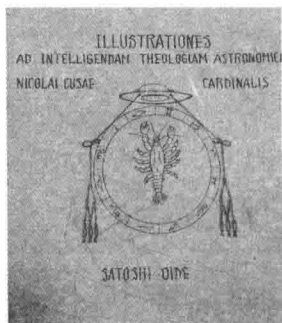
这世界所处的文化中，病痛与软弱有时仿佛是一件需要隐藏的事情，我们回避疾病、失败还有痛苦，觉得那些有损于我们的尊严。有一次去

先生处讨教时,我苦恼地和先生说:“我最近得了一种病,一种叫做查理·布朗的病。”先生很奇怪,“查理·布朗,那是一种怎样的病呢?”我说:“就是史努比故事中的查理·布朗呀,他对他的女友露西说他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的那样一种病。”先生笑了,说:“是吗,那可真是一个好病,你不觉得查理·布朗很可爱吗,万一得了查理·布朗女友的露西病岂不很无趣。”在先生那里,软弱并不是一件可羞耻的事情。人生处处都是软弱,处处都是疼痛,而是不是有趣,却是生活中最为珍贵的品质。但这个有趣,有时又是一个极其宏观的观念。能看见事情隐而未现的内质,能对世界好奇,有想象力,知道采取事物和生命的立场,看见美在一切不完全中,这些都是有趣。

小稚走后,先生一直一个人生活。料理、清洁,全部都是一个人完成,即使已是高龄又身患癌症,腰背已因长期辛劳弯成一个直角,他也还是



先生在家



先生晚年研究的库萨天体学

不肯假手他人，楼上下处处一尘不染。大部分的时间先生都用来服务别人，自己的时间则用于研究尼古拉斯－库萨的天体学部分。这个部分对于文科人来说过于艰巨，先生觉得有义务做些贡献。先生手绘的天体图，有些长达数米，极其优美细致。先生的家人开了一间荞麦面店，试吃了一年多终于开张，楼上的空屋便布置成一个小型的书场，每个月的月末下午，先生会去为食客们免费说两个小时的落语。每两周中一天的时间先生会去医院做老年看护志愿者。出身于日本旧武士家庭，承继下来的器皿、古画、乐器，还有象征家族荣誉的武士太刀，包括所藏的个人书物，先生也无一不陆续捐献了出去。医院中看护小稚时，小稚说，“爸，是想太鼓了不是，就只耐心再等一下呀，小稚去了天国后一定买一个太鼓送给爸爸呢。”妻走后，先生即将家里妻的遗产小仓祇园太鼓赠送给了德国T大学爱太鼓的学生社团，妻的古筝也是，先生觉得这或许才是妻的心愿。

家里四处都是小稚，一张像小稚的拉斐尔圣母图、玩具、琴、香水，先生外出时会戴上礼帽涂上一些小稚的唇膏。进门的玄关是先生画的小稚的遗像，女主人从未远行，迎接着我们这些访客的叨扰。料理台的窗口望出去，就是小稚喜欢的庭院，大雪覆盖时，卵石垒起的石堆会有各式的表情，先生会把这些绘下来。上午十点，我躲起来了呢。下午四点，我戴了个帽子了呢。这些都是小稚的话语。小稚的每一种病症先生都细细翻查过，家里堆满了各种医学用书。先生赞叹妻“像个武士一样”，遍体伤痕，却那么勇敢地将他们夫妇的幸福守护到了最后。小稚的呕吐物，先生尝过；小稚的日常梳妆描画，也都是先生；日常的溺便清洗，也是先生。小稚最后的日子，先生依靠吻来和小稚确认应答。“我这一生，



先生手绘的永眠的妻，
放在家里的玄关处



查碧娜娃娃



点点太鼓

真的非常非常幸福”，先生说。庭院里有一盆花栽，花的名字就是小稚的名字，夏天时，花开得娇艳极了，紫苏遍地都是。两个“同在战阵”的生命，因为全心全意地彼此顾惜，他们给彼此贡献了幸福，也给这世界贡献了纯美，还有传奇。

“很久很久之前的一年 / 在一个海边的王国里 / 住着一位少女，你也许认识 / 她的名字叫阿娜贝尔·妮

这位少女的所思所想只有一件 / 就是爱着我
与被我所爱

我是一个孩子，她也是一个孩子 / 在这个海边的王国里 / 尽管如此，我们超过一切爱地相爱 / 我同我的阿娜贝尔·妮 / 天堂里那些六翼天使们也奢求着想要 / 我和她的爱情”

（选自埃德加·爱伦·坡的诗，《阿娜贝尔·妮》）

爱是什么，其实我们大多数人是不懂得的。爱也无从教育，无从费周章去习得。如果自己的骨里生不出这样的东西，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

感谢朱赢椿老师，还有宗伟老师，十多年